

閑逸清俊

文徵明〈關山積雪圖〉賞析

童文娥

嘉靖六年冬，文徵明與王寵寓宿在江蘇上方山的楞伽寺，適逢大雪，王寵出佳紙索畫，文徵明乘興作〈關山積雪圖〉，費時五年才完成。此幅畫羣山飛雪，千峯失翠，行人騎驢橫渡冰上。用青、用綠、淺赭，烘染得法，可謂筆精墨妙，為文氏盛年力作，從風格來看，亦是其畫風轉變的代表作。

〈關山積雪圖〉的風格淵源與

創新

〈關山積雪圖〉（圖一）縱二五·三公分，橫四四·五·二公分。畫名從文徵明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五九）自

題而來，「關山」應是關口與山川的總稱，泛指國土山河，如唐代詩人李賀（七九〇～八一六）的〈南園〉詩：「男兒何不带吳鉤，收取關山五十州。請君暫上凌煙閣，若個書生

萬戶侯。」是對大好山河的描繪與讚賞。

起首畫近景山巒、岡阜層疊繁複，一道山徑沿著溪谷修築，迂迴曲折，通向山谷深處，一座木橋架於溪

上，橋上紅衣老者騎驢緩慢而行，形成一種流動的走勢。中段溪谷漸開闊，寒林、松杉沿著溪岸種植，江面遼闊，遠方有幾艘船收帆停泊在岸邊，厚雪覆蓋；溪水凍結成冰原，於是旅者謹慎慢行於江面之上，步步驚心；後段山勢連綿橫互，一道城牆隱約蜿蜒在群山峻嶺之間，只見房舍、寺廟掩沒在深雪之中，點出「關口山川」之畫題。從構圖上看，前段緊實，中段疏朗，後段又趨於繁複，結構極富變化。

就空間結構的配置而言，前景以淺灘土坡，中景則危崖層疊，崗巒起伏，以三角形的造型，由近而遠層層堆疊出密實而高深的群山與峻嶺，玉筍般的尖峰突出於遠處，雖具裝飾效果，卻在視覺上營造出一種具有深度的空間感與距離感，加上本幅為長卷形式，山勢連綿的走勢向左右、前後延伸，疏朗與密實的豐富描寫，增加畫面空間的深度與廣度，賦予觀者無限的想像。

在筆法上，以細勁的筆法鉤出山巒和岩石的形態、輪廓，並運用細

短的披麻皴，皴擦山石紋理，底色以赭石加墨積染，分出山峰間的前後關係。松柏、雜木、人物，用筆皆細謹周密，姿態生動。

此幅以淺綠青綠為之，敷色細膩，近景山坡與中景山峰以留白後渲染成積雪，背景採用淡墨烘染出灰茫的天空，和雪白的山色形成對比，產生秀潤、通透的飄渺感。幾處危崖與山巒，運用石綠、石青烘染，突出在白雪山峰間；水岸、崖壁更以赭石淡染，顯露飛雪未到的山色；樹林以汁綠、花青及淡墨勾皴、點葉，幾株紅樹夾在其中，將江南雪景中處處生機的特色暗藏於筆端。全幅用色典雅醇厚，點墨布白，渾融通透，在青綠、淡赭的相互襯托下，顯得生意盎然。全圖融合了扭曲的山體造型與地方自然風物，境界幽雅清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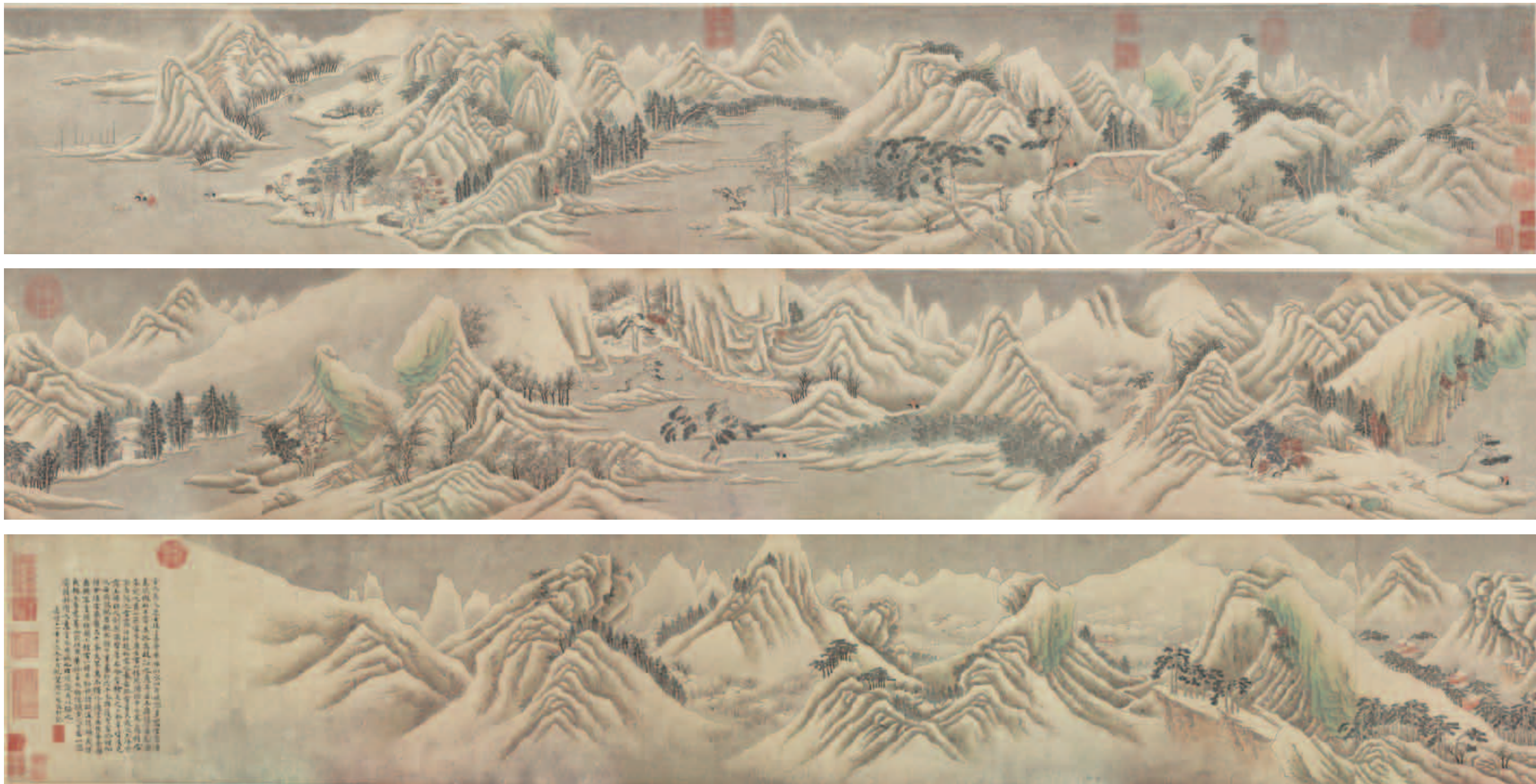
畫幅以長卷形式呈現，結構繁複，具繁景細筆畫風，若將長卷豎起作長軸觀看，結構由下而上層層堆疊，與一五三五年的〈仿王蒙山水〉（圖二）或是晚期重疊而繁複構景的作品，如〈千巖競秀〉（圖三），在

山頭扭轉的造型與層疊高聳的山脈結構近似，開創了晚期層巒疊嶂的新風格。從幅後文徵明自題，更能感受其從傳統創新的企圖心與風格的走向：

古之高人逸士，往往喜弄筆，作山水以自娛。然多寫雪景者，蓋欲假此以寄其孤高拔俗之意耳。若王摩詰之雪谿圖，李成之萬山飛雪，李唐之雪山樓閣，閻次平之寒巖積雪，郭忠恕之雪霽江行，趙松雪之袁安臥雪，黃大癡之九峰雪霽，王叔明之劍閣圖，皆著名今昔，膾炙人口。余幸皆及見之，每欲效倣，自歎不能下筆。曩於戊子（一五二八）冬，同履吉寓於楞伽僧舍，值雪飛幾尺，千峰失翠，萬木僵仆。履吉出佳紙索圖，乘興濡毫，演作關山積雪，一時不能就緒。嗣後攜歸，或作或輟，五易寒暑而成，但用筆拙劣，不能追擬古人之萬一。然寄情明潔之意，當不自減也，因識歲月以歸之。嘉靖十一年（一五三二）壬辰冬十月既望。衡山文徵明記。

款題中羅列唐以來到元代畫雪景的





圖一 明 文徵明 關山積雪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李唐山水變青綠畫法，自為一格，文徵明取法李唐之青綠變格，〈關山積雪圖〉以江蘇上方山楞伽寺的雪景作為創作源頭，以水墨為體，除了勾勒山石輪廓外，山頭留白為峰頭積雪，並以淡墨積染天空，再以青綠為輔，石青、石綠及淺絳赭石淡染於重要山頭、崖巔，營造處處生機，突顯江南的雪景特色，可說融合水墨及青綠設

其妙也。

李唐善山水，初法李思訓，其後變化愈覺清新，多喜作長圖大障，其石大斧劈皴，水不用魚鱗殺紋，有盤渦動蕩之勢，觀者神驚目眩，此

青綠設色名家，明人曹昭《格古要論》記載：

望（一二六九）一三五四）及王蒙（一三〇八）一三八五）的雪景山水，亦以水墨為主，黃公望（九峰雪霽）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全圖山石不用皴筆，僅以墨線勾勒出山石輪廓，前後左右高低起伏堆疊而上，前景以留白鋪陳雪景峰頭，淡墨渲染遠山及天際，筆意古淡。李唐、閻次平（活動於一一一九）一一六二）則是

色於一身，變格出淺絳設色的畫法。

跋文推崇山水畫尤其雪景，是

高人逸士弄筆自娛，描寫畫家心中孤傲情感，最能展現文人不同於凡俗的心性，將雪景轉化成象徵文人高潔品格的題材，提昇作品的精神層面，藉由自然景色的描寫，表現出個人主觀的情緒，與詩意的傳達，創出構圖繁複，筆法精工，設色秀潤明麗的新風格。而這種新風格的開創與王寵（一四九四）一五三三）的往來、遊歷及書畫酬唱密切結合。

文徵明和王寵之交遊與畫風的轉變

文徵明的交遊是蘇州畫壇的縮影，除了師承吳中名家沈周（一四二七）一五〇九）、吳寬（一四三五一）一五〇四）及李應禎（一四三一）一四九三），與同輩祝允明（一四六〇）一五二六）、唐寅（一四七〇）一五二三）之間的情誼，跟晚輩王守（一四九二）一五五〇）、王寵兄弟及湯珍等人的忘年之交，皆為人津津樂道，其交遊牽動著整個蘇州畫壇的

發展，尤其與王寵的往來，對其畫風的轉變，產生了關鍵的作用。

文徵明和唐寅同年，品性、作風卻是南轅北轍，文徵明律己甚嚴，以「文以載道、經學治世」自許，早年曾參加幾次的鄉試皆不第，後來在嘉靖二年（一五二三）經由工部尚書李充嗣（一四六五）一五三七）的推薦，到北京當「翰林院待詔」一職，卻因無法適應官場文化，於嘉靖六年（一五二七）辭官返鄉，從此「杜門不復與世事，以翰墨自娛」，對於唐寅荒唐、放浪的行徑自是無法認同，曾為此斷決往來多年。然王寵卻能與兩人交心而成莫逆。

王寵與文徵明結緣來自家學淵源。王寵，字履仁，後更字履吉，號雅宜山人。父王貞，從商，喜收藏古器物書畫，常與文徵明等吳中賢達相互往來。在王寵十五歲（一五〇八）時，王貞請文徵明為王守及王寵兄弟賜字號，文徵明辭之，隔年（一五〇九）王寵師沈明之再請字，於是文徵明作〈王氏二字字辭〉一篇，贈王守字「履約」、王寵字「履仁」。王



圖三 明 文徵明 千巖競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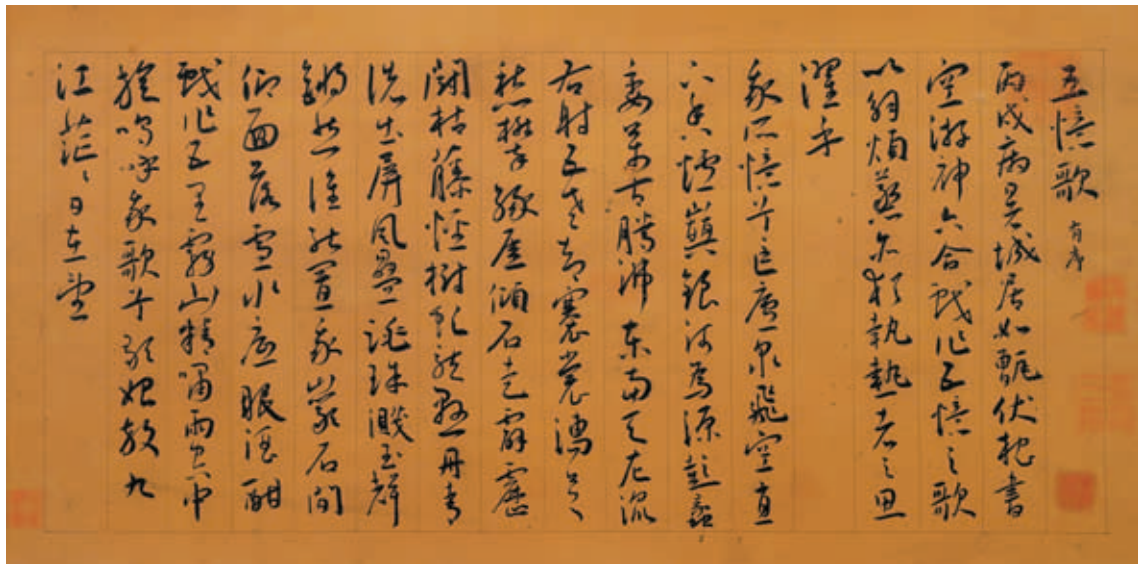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二 明 文徵明 仿王蒙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寵天資聰穎，幼時即耳濡目染，弱冠已博覽群籍，工詩，文采斐然，拜文徵明及蔡羽（？～一五四一）為師，從十七歲開始參加鄉試，凡八就鄉試，每試皆失利，不得志於科考，但聲名日起，買田築室隱居於石湖旁，潛心詩書，於楞伽山中講業。書學、文章備受時人肯定，如王穉登（一五三五～一六一二）認為其書如：「春雲出岫，天矯變化」。何良俊（一五〇六～一五七三）亦推崇其書「道逸挺拔，人品高曠」，是繼文徵明與祝允明之後，吳中書壇第一，可惜年僅四十便已驟逝。

王寵精小楷，尤善行草。初學王獻之、虞世南等人，後自成一格，以一種沉著從容的筆觸書寫，用筆圓轉、淳厚，追求古拙典雅、溫婉疏逸的風格，如〈王寵自書五憶歌〉（圖四），作於嘉靖丙戌（一五二六），筆法硬拙峻拔，起伏按頓力道急遽，富古雅韻致。

文徵明與王寵雖相差二十四歲，但氣味甚為相投，文徵明對王寵的人品與氣節，相當看重與推崇，在撰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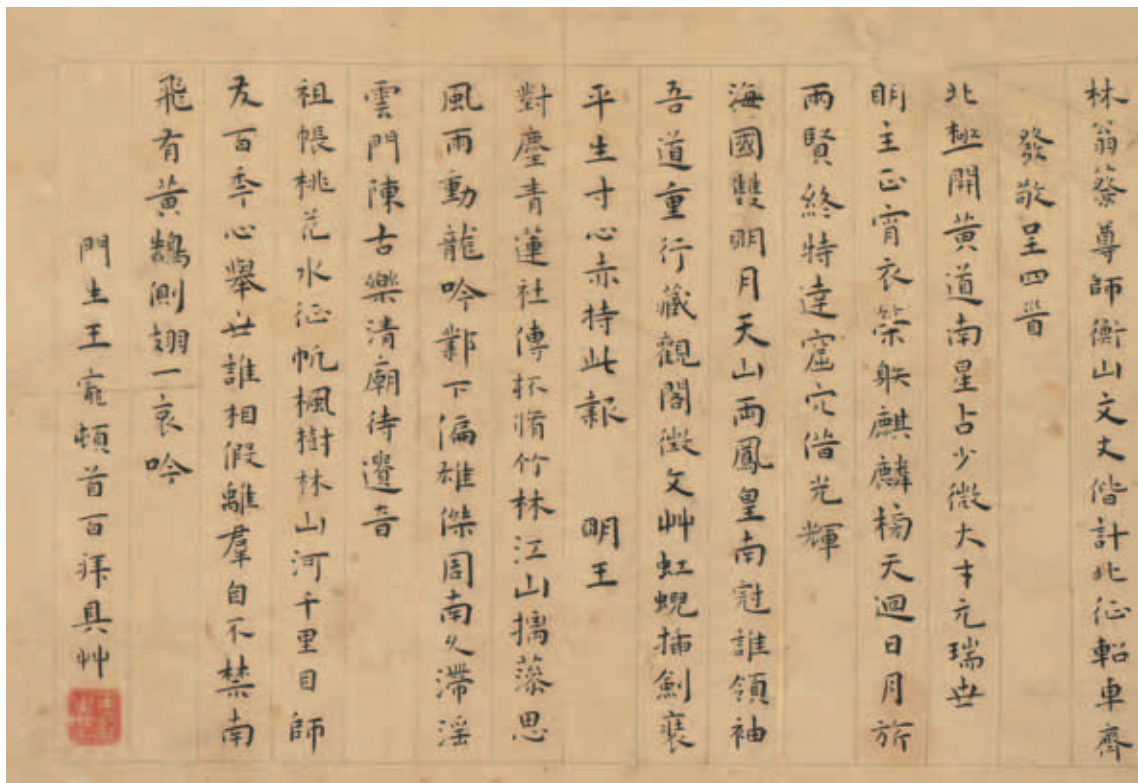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 明 王寵 自書五憶歌並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的〈王履吉墓誌銘〉提到：

君高朗明潔，砥節而履方，一切時世聲利之事，有所不屑。假俗之言，未嘗出口。風儀玉立，舉止軒揭。……過佳山水，輒忻然忘去，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，含醞賦詩，倚席而歌，逸然有千載之思。迹其所為，豈碌碌尋常之士哉。是其志之所存，必有出於言語文字之上者。曾不得少見於世，而僅僅以文傳，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因蹟之餘，雅非其至者，嗚呼，豈不重可惜哉。

珍惜與悲傷之情，不言可喻。由於兩人在科場上有同樣的遭遇與挫敗，加上都是嚴謹端正的君子，意氣相投。陸師道（一五一〇～一五七三左右）在〈關山積雪圖〉幅後的題跋稱兩人為忘年交：

衡翁與王履吉為忘年交，意氣投合，真所稱金石椒蘭。每同寓僧寮道院，必決月連旬，非砥志人品，則托趣筆墨。此卷在楞伽看雪而作，積五歲始成。深奇幽遠，即歷城眉入兩筆，其丘壑當不過是。至



圖五 明 王寵 楷書呈林翁蔡尊師衡山文丈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其氣韻，則驅使摩詰諸公於筆端，可謂丹青至寶。

兩人常同遊江南名山古刹，如虎山劍池、太湖、惠山等地，詩畫酬唱，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情感詩文、送別書畫及題識，如《甫田集》有〈同履仁濯足劍池〉、〈留宿南濠王氏溪樓與履約昆仲夜話有作〉、〈與子重履約履仁石湖行春橋看月〉、〈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三首〉等，皆是同遊吳中風景名勝之作。在〈病中辱履仁過訪〉二首，詩中對王寵的來訪探病感念至深，歡喜之心躍然紙上：

西風零雨歇，幽逕故人來。落葉已滿地，草堂寒未開。清心香鑪篆，引筆硯封埃。無計留君得，依然日暮回。秋聲繞茆屋，落日井梧寒。疾病淹愁在。風煙逼歲殘。閉門車轍斷，圍腹帶痕寬。勞謝王玄度，時來覓故歡。

書畫更常因感懷或送別而作，如正德十年（一五一五）文徵明為王寵作〈治平山寺圖〉款：「履仁久留治平，歲暮有懷，題此奉寄。正德乙亥十二月五日」，並有詩〈履仁獨留治



圖六 明 文徵明 松壑飛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平寒夜有懷》後有「念子隔重城，何能慰幽獨。」再再顯示兩人的情誼，常是文徵明創作的靈感與動力。

至於王寵則懷著崇敬的心對待文徵明，以其為師、為榜樣，如嘉靖二年（一五二四）三月，王寵〈摹褚河南書〉，自跋云：

衡山文先生，當世書家宗匠也，寵書何能窺郢氏之門，而顧蒙嗜痂，所不解也。昔年承命書此數篇，草堂讀書之暇，漫為提管，積五歲始竣，不揣足覽，幸先生教之。

隱居。文徵明亦完成許多名作，如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〈品茶圖〉、〈松壑飛泉〉（圖六）、〈草書千字文〉。其中，〈松壑飛泉〉也是文徵明跟王寵談到京師生活有感而發的作品，自題：

余留京師，每憶古松流水之間，神情渺然。丁亥（一五二七）歸老吳屢報，迄今辛卯，凡五易寒暑始就。五日一水，十日一石，不啻百倍矣。是豈區區能事，真不受促迫哉？於此有以見履吉之賞者也。

據石守謙研究，將之定位在北京時對故鄉山水想念的移情作品。這件作品是從北京隱居之後，與王寵悠遊在江南各地，促膝談心之後的心情寫照。有趣的是這兩件作品，有諸多巧合，除了與王寵有關外，同時也是文徵明從北京辭「翰林院待詔」返回蘇州所作，同樣是花了四、五年的時間慢慢完成的作品。〈關山積雪圖〉以讚賞江南優美青翠的山水為題，將青綠與水墨相互結合，畫中曲徑通幽，旅者結隊騎驢或單騎穿山越嶺而行，山

同年，文徵明以諸生被推薦到北京當「翰林院待詔」，蔡羽同行。湯珍、吳權、王守、王寵於湯珍的雙梧堂為兩人饒行。湯珍請畫繪六人圖像，文徵明為之補景，蔡羽題記，寵作送行詩，序云：「林翁尊師、衡山文丈偕計北征，軺車齊發，敬呈四首。」

（圖五）可見兩人交往之密切頻繁。王寵以書聞名，繪畫少見，蘇州博物館藏有王寵〈燕山讀書圖〉，吳湖帆（一八九四—一九六八）認為：「此圖雖寥落疏宕，頗具大家手筆，與衡

徑皆有軌跡脈絡可尋，在蒼茫的雪景中，尤其紅衣人物顯得突出，若把畫視為寫胸中逸氣，那麼，紅衣人物是否暗指自己辭官返鄉以明志的寫照。再加上石青、青綠、赭石的裝飾，在冷冽的深雪中，仍不改其孤傲拔俗之志，這樣的心情，只有與自己相同遭遇的王寵最能感受與分享。

結語

縱觀文徵明的作品，以感懷抒情、紀遊遣興為主，從古畫的臨摹中，學習深厚的繪畫技巧，在與同輩或是晚輩如王寵、湯珍的遊歷尋求創作的泉源，運用淺絳清綠的設色及精巧的筆表，表現江南秀麗風光，以精工及秀潤的畫風備受肯定與推崇，如吳寬認為：「文徵仲書畫為當代宗匠，用筆設色，錯綜古人，閑逸清俊，纖細奇絕，一洗丹青謬。」其中，「閑逸清俊」最能代表文徵明整體的畫風。〈關山積雪圖〉山巒層疊起伏，連綿橫互，處處積雪，銀光皚皚，丘壑在胸，任心所為，布白點墨，用青、用綠、赭石，烘染得法，

山晚年殊相似，可知山人與衡山實友而師者歟。」兩人亦師亦友。正如陸師道所言，兩人在一起，不是「砥志人品」，就是「托趣筆墨」，可見兩人在交遊賞景的過程中，相互切磋，進而影響文徵明晚期的作品風格。

〈關山積雪圖〉從嘉靖戊子開始動筆，直到嘉靖十一年（一五三二）才完成。在這期間，兩人的交遊更為頻繁緊密，其間王寵曾赴京考試（一五三〇），到嘉靖辛卯（一五三二）因第八次考試失敗而則決意仕途選擇

獨有一種精細秀潤之美，不只記錄了與王寵深厚的友誼，兩者同樣在畫面上流露著對家鄉山水的懷想與讚賞，積極地將山水、雪景轉化成表現文人高潔心性的象徵，繁細重複的造型、淺絳典雅的設色，開啓了深秀繁複的風格，是晚期作品的先驅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參考書目

1. 文徵明，《甫田集》（明代藝術家集彙刊），臺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，一九六八。
2. 江兆申，《文徵明與蘇州畫壇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七。
3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，《吳派九十年展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五。
4. 周道振編著，《文徵明書畫簡表》，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一九八五。
5. 石守謙，《風格與世變：中變畫史論集》美術考古叢刊四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一九九六。
6. 陳階晉，《明文徵明關山積雪圖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三〇〇期，頁三八一—三九。
7. 柯律格 (Craig Clunas)，雅債：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 (Elegant Debts: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)，臺北：石頭出版社，二〇〇七。